宋書

七

志第五　宋書十五



臣沈　約　新撰

禮二

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策至秦漢巡幸或以厭望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應煩擾之役多非舊典唯後漢諸帝頗有古禮焉魏文帝值參分初創方隅事多皇輿亟動略無寧歲蓋應時之務又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巡所過存問高年恤人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齊

王正始元年巡洛陽賜高年力田各有差晉武帝
太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
時巡狩方嶽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巡省
撢人誦志故雖幽遐側微心無壅隔人情上通上
指遠喻至于鰥寡罔不得所用垂風遺烈休
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泉夙興夕惕明發
不寐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眚爲之怛然勤
躬約己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心
未著萬機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

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下征巡省之事人之未乂其何以恤之令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喻朕心懇誠至意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治問人間患苦周典有之曰其萬人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犯令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斯

舊章前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昭然鑒于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各虔乃事嘉謀令圖苦言至戒與使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勗之稱朕意焉摯虞新禮議曰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狩方岳柴望告至設壝宮如禮諸侯之覲者擯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其旗臣虞案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然終晉世

巡狩廢矣

宋武帝永初元年詔遣大使分行四方舉善旌賢問其疾苦元嘉四年二月己卯太祖東巡丁卯至丹徒己巳告覲園陵三月甲戌幸丹徒離宮升京城北顧乙亥饗父老舊勳于丹徒行宮加賜衣裳各有差蠲丹徒縣其年租布之半繫囚見徒五歲刑以下悉皆原遣登城三戰及先大將軍幷貴泥關頭敗沒餘口老疾單孤又諸戰亡家不能自存者並隨宜隱恤二十六年二

月巳亥上東巡幸某京城幸某謁二陵丁巳
會舊京故老萬餘人徃還饗勞孤疾勤勞之家
咸蒙䘏賚發赦令蠲傜役其時皇太子監國有
司奏儀注

某曹關某事云云被令儀宜如是請為牋如左
謹關

右署衆官如常儀

尚書僕射尚書左右丞某甲死罪死罪某事云
云參議以為宜如是事諸奉行某年月日某曹上

右牋儀準於啓事年月右方關門下
位及尚書官署其言選事者依舊不
經它官

太常主者寺押某署令某甲辭言某事云云求
告報如所稱詳檢相應今聽如所上處事諸明
詳旨申勤依承不得有虧符到奉行年月日起
尚書某曹

右符儀

某曹關太常甲乙啓辭押某署令某甲上言某

事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主者詳檢相應請聽
如所上事諾別符申攝奉行謹關
年月日
右關事儀準於黃案年月日右方關
門下位年月下左方下附別尚書衆
官署其尚書名下應云奏者今言關
餘皆如黃案式
某曹關司徒長史壬申啓辭押某州剌史丙丁
解騰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

如某所稱尚書某甲參議以爲所論正如法令報聽
如所上請爲令書如左謹關
右關門下位及尚書署如上儀
司徒長史壬申啓辭押某州刺史丙丁解騰某郡
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州府緣案允值請
臺告報
年月日尚書令某甲上
建康宮無令稱僕射
令日下司徒令報聽如某所上某宣攝行如故

事文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某甲下無令稱

僕射

司徒承書從事到上起某曹

右外上事內處報下令書儀

某曹關某事云云令如是請爲令書如右謹關

右關署如前式

令司徒某事云云令如是其下所屬奉行如故事

文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日子下　起某曹

右令書自內出下外儀

令書前某官某甲令以甲為某官如故事

右令書板文準於詔事板文

年月日侍御史某甲受

尚書下云云奏行如故事

右以準尚書勑儀　起某曹

右並白紙書凡內外應關牋之事一準此為

儀其經官臣者依臣禮

拜刺史二千石誡敕文曰制詔云云某動靜屢聞
若君拜詔書除者如舊文其拜令書除
者令代制詔餘如常儀辭闕板文云某官
糞土臣某甲臨官稽首再拜辭制曰右除
糞土及稽首云某官某甲再拜辭以令曰
代制曰某官官臣者稱臣
皇太子夜開諸門墨令銀字棨傳令信
太史每歲上某年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
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

御坐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以令著錄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巵官有其注博咸曰立秋一日白路光於紫庭白旂陳於玉階然則其日旂路皆白也

晉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讀秋令兼侍中散騎侍郎荀弈兼黃門侍郎散騎侍郎曹宇駮曰尚書三公曹奏讀秋令儀注新荒以來舊典未備臣等參議光祿大夫臣華恒議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不廢也夫先

王所以從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服章多闕如比熱隆赫臣等謂可如舊議依故事闕而不讀詔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案五年六月三日門下驗依武皇夏闕讀令今正服漸備四時讀令是祗述天和隆赫之道謂今故宜讀夏令奏可宋文帝元嘉六年六月辛酉朔駙馬都尉奉朝請徐道娛上表曰謹案晉博士曹弘之議立秋御讀令不應著緗幘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淺學管

見竊有惟疑伏尋禮記月令王者四時之服並
駕倉龍載赤旂衣白衣服黑王季夏則黄文
極於此無白冠則其履其舃也且幘又非古服
出自後代上附於冠下不屬衣冠固不革而幘
豈容異色愚謂應恪與冠同色不宜隨節變綵
上今在近謹以上聞如或可採乞付外詳議太學
博士荀萬秋議伏尋幘非古者冠冕之服禮無
其文案蔡邕獨斷云幘是古卑賤供事不冠人
所服又董仲舒止雨書曰其執事皆赤幘知並

不冠之服也漢元始用衆臣率從故司馬彪輿服
志曰尚書幘名曰納言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
章服也自茲相承迄于有晉大宋受命禮制因
循斯既歷代成準謂宜仍舊有司奏謹案道
娛啓事以士令在近謂幘不宜變萬秋雖云幘
宜仍舊而不明無讀士令之文今書舊事于左
魏臺雜訪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
於服黃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
魏明帝景初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散騎常侍領

太史令高堂隆上言曰黃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
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黃
三季則否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爲分也是
以服黃無令其後太祖常謂太令三公郎每讀
時令皇帝臨軒百僚備位多震悚失常儀宋
唯世祖世劉駰太宗世謝緯爲三公郎善於其
事人主及公卿並屬目稱歎駰見宗室傳緯謝
綜弟也舊說後漢有郭虞者有三女以三月
上辰產二女上巳產一女二日之中而三女並亡

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此日不敢止家皆於東流
水上爲祈禳自潔濯謂之禊祠分流行觴遂成
曲水史臣案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如
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也釁浴謂以香薰草
藥沐浴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
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不祥此則其來
甚久非起郭虞之遺風今世之度水也月令暮
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陽氣和暖鮪魚
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禊於名川也

論語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
上巳祓於水濵蓋出此也邕之言然張衡南都
賦祓於陽濵又是也或用秋漢書八月祓於霸
上劉禎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
國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自魏以後但用
三日不以巳也
魏明帝天淵池南設流杯石溝燕群臣晉海西
鍾山後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官人循之
至今

漢文帝始革三年喪制臨終詔曰天下吏民臨
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其
當給喪事者無跣絰帶無過三寸當臨者皆宜
夕各十五舉音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
日而釋服文帝以己亥崩乙巳葬其間凡七日
自是之後天下遵令無復三年之禮案尸子禹
治水爲喪法曰毁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
也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
棺三寸制喪三日然則聖人之於急病必爲權

制也但漢文治致升平四海寧晏廢禮開薄非
世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
而吏傜事不得葬傷孝子心自今諸有大父母
父母喪者勿傜事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至成
帝時丞相翟方進事父母孝謹母終既葬三十
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
典章然而原涉行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間惠
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襃稱以爲宗室儀表薛
脩服母喪三年而兄宣曰人少能行之遂兄弟不

同嘗卒以此獲譏於世是則喪禮見貴常存矣
至漢平帝崩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六百
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及莽母死但服天子弔諸
侯之服一弔再會而已而令子新都侯宇服喪
三年及元后崩莽乃自服三年之禮事皆姦妄
天下疾之漢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
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
年喪服其後又開長吏以下告寧言事者或以
爲刺史二千石宜同此制帝從之建元元年尚書

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平故事絶刺史二千石
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
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
侍以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絶之
後漢世諸帝不豫竝告泰山弘農廬江常山潁
川南陽河東東郡廣陵太守禱祠五岳四瀆遣
司徒分詣郊廟社稷魏武臨終遺令曰天下尚
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
畢便除服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帝以正月

庚子崩辛丑即殯是月丁卯葬葬畢反生是爲不踰月也諸葛亮受劉備遺詔既崩群臣發喪滿三日除服到葬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此則魏蜀喪制又並異於漢也孫權令諸居任遭三年之喪皆須交代乃去然多犯者嘉禾六年使群臣議立制胡綜以爲宜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顧雍等同綜議從之其後吴令孟仁聞喪輙去陸遜陳其素得減死一等自此遂絶晉宣帝

崩文景並從權制及文帝崩國內行服三日武帝
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
撤膳太宰司馬孚太傅鄭沖太保王祥太尉何
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顗車騎將軍
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都護大將軍
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等
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
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
足以興化致治而已故未皆得返情素同規上古

也陛下既已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
躬蹈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
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喻今
荆蠻未夷庶政未乂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豈
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加歲時變易期運忽
過山陵彌遠攀慕永絶臣等以為陛下宜回慮
割情以康時濟治輒敕御府易服內省改坐太官
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
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

侘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諸生家傳
禮來久何忍一旦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巳多
可試省孔子荅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
悲剥奈何奈何孚等重奏伏讀明詔感以悲
懷輙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上問聖恩所以不能
巳巳甚深甚篤然今水干戈未戢武事未偃
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
之禮服麤席稾水飲疏食慇憂內盈毀悴外
表而躬勤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

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
懼神氣用損以疢大事輙敕有司改坐復常率
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
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剥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
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心立衷明恕而行
也神靈日遠無所告訴雖薄於情食旨服美
朕更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絶
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
亦如之

泰始二年八月詔書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
也便以周年吾煢煢當復何時壹得叙人子情
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奏行
備太宰司馬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
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衰麻雖除毀顇過
禮疏食麤服有損神和今雖秋節尚有餘暑謁
見山陵悲感摧傷群下竊用悚息平議以爲宜
惟遠體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煢忽爾日
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奉瞻山陵以叙

哀憒體氣自佳其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
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昔者哀適三十日便爲
梓宮所棄遂離衰絰感痛豈可勝言顧漢文
不使天下盡哀亦先帝至謙之志是以自割不
以副諸君子有三年之愛而身禮廓然當見
山陵何心而無服其以衰絰行孚等重奏臣聞
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
時之義制爲短喪傳之于後陛下以社稷宗廟
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釋降衰麻群臣

庶僚吉服今者謁陵以敘哀慕若加衰絰近臣
期服當復受制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
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為欲令哀喪之物
在身蓋近情也群臣自當案舊制期服之義
非先帝意也孚等又奏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
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
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己俯就
權制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
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雖先帝厚恩亦未之敢

安也參量平議宜如前奏臣等敢固以請詔曰
患情不能企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
苟相違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
施白縑帳蓐素牀以布巾裹由草軺輦板輿
細犢車皆施縑裏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
其餘居喪之制一如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
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
而除其內外官寮皆就朝晡臨位御除服訖各

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更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臨朝降於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唯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敢固以請詔曰攬省奏事益增感剝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不堪也當

敘吾哀懷言用斷絕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常以吉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此身何爲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群臣又固請帝流涕之乃許文帝崇陽陵先開一日遣侍臣侍梓宮又遣將軍校尉當直尉中監各一人將殿中將軍以下及先帝時左右常給使詣陵宿衛文明皇后　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

三日止
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歸
終寧庶人復除徭役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毋喪既葬當依舊攝
職固陳不起於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
中陳準傅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兹至
令往往以爲成比也晉文帝之崩也羊祜謂
玄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文除之毁禮傷義
今上有曾閔之性實行喪禮喪禮實行何爲除

服若因此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來
世淺薄不能復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數百
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祐曰且使主上遂服猶
爲善乎玄曰若上不除而臣下除此爲但爲父子
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習鑿齒曰傳玄知無
君臣之傷教而不知兼無父子爲重豈不蔽哉
且漢廢君臣之喪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
莫不盡情於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恒用於私室
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孝治天下乎詩云猷

之未遠其傳玄之謂也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博士張靖議太子宜依漢文權制割情除服博士陳逵議太子宜令服重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杜預奏諒闇之制乃因自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既虞爲斷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博士段暢承述預旨推引禮傳以成其說既卒哭太子及三夫人以下皆隨御除服自漢文用權禮無復　禁歷代遵用之

至晉孝武崩太傅錄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朞爲限宋高祖崩葬畢吏民至于宮掖悉通樂唯殿内禁
宋武帝永初元年黄門侍郎淮之議鄭玄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多云得禮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玄議宜使朝野一禮詔可
晉惠帝永康元年愍懐太子薨帝依禮服長子三年群臣服齊衰朞

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李太后制三年之制

宋武帝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

晉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爲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以爲嫡子長殤謂未誓也已誓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衡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

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末誓其爲并降也微斬
與大功其爲輕量也遠而令注云諸侯不降嫡
殤重嫌於無以大功爲重嫡之服大功爲重嫡
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奉衛
社稷女能奉婦道各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
故可無殤非孩齓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
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恐以天子之尊爲無服之殤
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
令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同粹

祕書監摯虞議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儀絕朞故也於是御史以上皆服齊衰

晉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朔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朞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非漢魏之典

晉孝武太元元年崇憲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爲從嫂或疑其服太學博士徐恭議資父事君而

苟同又禮傳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朞於是帝制朞服

晉安帝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尚書祠部郎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

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朞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朞詔可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湛持節監喪神虎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閤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於西廨設廬

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禮心

喪者有禫無禫禮無成文世或兩行皇太子心
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
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聞服以縵縞也心喪已經
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變除禮畢餘一朞不應
復有禫宣下以爲永制詔可
孝武孝建三年三月有司奏故散騎常侍右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義陽王師王偃喪逝至
尊爲服緦三月成服仍即公除至三月竟未祥
當除服與不又皇后依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

日公除至祖葬日臨喪當著何服又舊事皇后
心喪服終除之日更還著未公除時服然後
就除未詳今皇后除心制日當依舊更服爲但
釋心制中所著布素而已勅禮官處正太學博
士王應之議尊卑殊制輕重有級五服雖同降
厭則異禮天子止降旁親外易緦麻本在服例
但衰絰不可以臨朝饗故有公除之議雖釋衰
襲冕尚有緦月之制愚謂至尊服三月既竟
猶宜除釋又議吉凶異容情禮相稱皇后一月

之限雖過二功之服已釋哀喪所極莫深於尸柩親見之重不可以無服案禮爲兄弟既除喪以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輕喪雖除猶重襃以臨葬舉輕明重則其理可知也愚謂王右光禄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齊衰又議喪禮即遠變除漸輕情與日殺服隨時改權禮既行服制已變豈容終除之日而更重服乎案晉太始三年武帝以春除之月欲反重服拜陵頻詔勤勤思申棘心于時朝議譬執亦遂不果愚謂皇后終除

之日不宜還著重服直當釋除布素而已太常
丞朱膺之議凡云公除非全除之稱今朝臣私服
亦有公除猶自窮其本制膺之晉武拜陵不遂反
服此時是權制既除衰麻不可以重制耳與公除
不同愚謂皇后除心制日宜如舊反服未公除時
服以申創巨之情餘同膺之議國子助教蘇瑋
生議案三日成服即除及皇后行喪三十日禮無
其文若豆謂之公除則可粗相依准凡諸公除之
設蓋以王制奪禮葬及祥除皆宜反服未有服

之於前不除於後雖有齊斬重制猶爲功緦除喪夫公除蹔奪豈可遂以卽吉邪愚謂至尊三月服竟故應依禮除釋皇后臨祖及一周祥除並宜反服齊衰尚書令中軍將軍建平王宏議謂至尊緦制終止舉哀而已不須釋服餘同朱膺之議前祠部郎中周景遠議權事變禮五服俱革緦麻輕制不容獨異謂至尊既已公除至三月竟不復有除釋之義其餘同朱膺之義重加研詳以宏議爲允詔可

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故右光祿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朞心喪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即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于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曹郎朱膺之議詳尋禮文心喪不應有禫皇代考驗已爲定制元嘉季年禍難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即情變禮非革舊章今

皇后二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即吉以
文帝元嘉十五年皇太子妃祖父右光祿大夫
殷和喪變除之禮儀司㬪右
晉孝武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
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爲夫人置家令
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
者爲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
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旣葬
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宋孝武大明五年閏月皇太子妃薨檣木爲
櫬號曰檣宮載以龍輴造陵於龍山置大匠卿
斷草司空告后土謂葬曰山塋祔文元皇后廟
之陰室在正堂後壁之外北向御服大功九月設
位太極東宮堂殿中監黄門侍郎僕射並從服
從服者御服裹乃從服他日則否宮臣服齊衰
三月其居宮者處寧假
大明五年閏月有司奏依禮皇太后服太子妃
小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右丞徐爰參議宜

從服者若二御哭臨應著衰時從服者悉著衰非其日如常儀太子既有妃朞服詔見之日還著公服若至尊非哭臨日幸東宮太子見亦如之宮臣見至尊皆著朱衣

大明五年閏月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並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詳二御何當得作鼓吹及樂博士司馬興之議案禮齋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今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既異賒促不同愚謂皇太子妃祔

廟之後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右丞徐爰議皇
太子妃雖未山塋臨軒拜官舊不爲礙樟棺在
殯應縣而不作祔後三御樂宜使學官擬禮上
興又議案禮大功至則辟琴瑟誠無自奏之理
但王者體大理絶凡庶故漢文既葬悉皆復吉
唯縣而不樂以此表哀今准其輕重倖其降殺則
下流大功不容撤樂終服夫金石賓饗之禮簫
管警塗之衛寔人君之盛典當陽之威飾固亦
不可久廢於朝又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直後學

推貴嫡之義耳既已制服成月虛懸終之亦足以甄崇家正標明禮歸矣爰參議皇太子朞服內不合作樂及鼓吹

明帝泰始中陳貴妃父金寶卒貴妃制服三十日滿公除晉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年嗣王乃來繼不復追服群臣皆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爲變禮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託於是國妃終三年之制孫盛曰廢三年之禮

開偷薄之源漢魏失之大者也今若以丈夫宜
奪以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爲吉凶之儀雜陳
於宮寢緦素之制乖異於内外無乃情禮俱違
哀樂失所乎蕃國寡務宜如聖典可無疑矣
宋文帝元嘉四年八月太傅長沙景王神主隨
子南兗州刺史義興鎮廣陵備所加殊禮下船
及至鎮入行廟大司馬臨川烈武王神主隨子
荆州刺史義慶江陵亦如之
元嘉二十三年七月白衣領御史中丞何承天

奏尚書刺海鹽公主所生母蔣美人喪海鹽公主先離婚今應成服撰儀注參詳宜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主所服輕重太學博士顧雅議今既咸用士禮便宜同齊衰削杖布帶疏履朞禮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王議又云今諸王公主咸用士禮譙王衡陽王爲所生太妃皆居重服則公主情禮亦宜家中朞服爲允其博士庾遂之顏測殷明王淵之四人同雅議何惔王羅雲二人同野王議如所上臺案今之諸王雖行士禮是施

於傍親及自己以下至於爲帝王所厭猶一依古
典又永初三年九月符脩儀亡廣德三主以餘尊
所厭猶服大功海鹽公主體自宸極當上厭至
尊豈得遂服臺據經傳正文并引事例依源
責失而博士顧雅周野王等捍不肯怗方稱自
有宋以來皇子蕃王皆無厭降同之士禮著於
故事緦功之服不廢於末戚顧獨聚於所生是申
其所輕奪其所重奪其所重豈緣情之謂臺
伏尋聖朝受終于晉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禮文

兼用晉事又太元中晉恭帝時爲皇子服其所生陳氏練冠縓緣此則前代施行故事謹依禮文者也又廣德三公主爲所生毋符脩儀服大功此先君餘尊之所厭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服曹婕妤止於麻衣此厭乎至尊者也博士既不據古又不依今背違施行見事而多作浮辭自衞乃云五帝之時三王之季又言長子去斬衰除禫杖皆是古禮不少今世博士雖復引此諸條無救於失又詰臺云藩國得遂其私

情此義出何經記臣案南譙衡陽太妃謚受朝
命爲國小君是以二王得遂其服豈可爲美人
比例尋蕃王得遂者聖朝之所許也皇子公主
不得申者由有厭而然也臺登重更責失制不
得過十日而復不訓荅旣被催攝二三日甫輸怗
辭雖理屈事窮猶闇義恥服臣聞喪紀有制禮
之大經降殺攸宜家國舊典古之諸侯衆子猶以
尊厭況在王室而欲同之士庶此之僻謬不俟言
而顯太常統寺曾不研却所謂同乎失者亦未得之

宜加裁正弘明國典謹案太學博士顧雅國子助
教周野王博士王羅雲顏測殷明何惔王淵之前
博士遷貟外散騎侍郎庾邃之等咸蒙抽飾備
位前疑既不謹守舊文又不審據前准遂上背
經典下違故事率意妄作自造禮章太常臣敬
叔位居宗伯問禮所司騰述往反了無研却濕同
兹失亦宜及咎請以見事竝免今所居官解野
王領國子助教雅野王初立議乖舛中執捍從
未違十日之限雖起一事合成三愆羅雲掌

押捍失三人加禁固五年 詔叔敬白衣領職餘
如奏
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鑠所生母吳淑儀薨依
禮無服麻衣練冠既葬而除有司奏古者與尊
者爲體不得服其私親而比世諸侯咸用士禮五
服之内悉皆成服於其所生反不得遂於是皇子
皆申母服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己巳有司奏故第十六
皇弟休倩薨夭年始及殤追贈謚東平沖王服

制未有成准輙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陸澄議案
禮有成人道則不爲殤今旣追胙土宇遠崇封
秩圭黻備典成孰大焉典文式昭殤名去矣夫
典文垂式元服表身猶以免孺子之制全丈夫之
義安有名頒爵首而可服以殤禮有司尋澄議
無明證却使秉正更上澄重議竊謂贈之爲
義所追加名器故贈公者便成公贈卿者便成卿
贈之以王得不爲王乎然則有在生而封或旣
没而爵俱受帝命不爲吉凶殊典同備文物豈

以存亡異數今璽策咸秩是成人之禮群后臨
哀非下殤之制若喪用成人親以殤服末學含
疑未之或辨敢求詳衷如所稱左丞臣羊希參
議尋澄議既無晝然前例不合准據案禮子不
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
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者旁親
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詔可
孝建元年六月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去三十年
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爲取七

月勒禮官議正博士丘邁之議案吳商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爲忌謂正閏論雖各有所執商議爲允宜以今六月爲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邁之議不可准據案晉世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七月爲祥忌及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八日薨今爲何月末祥除下禮官議正博士傅休議尋三禮喪遇閏月數者數閏歲數者沒閏閏在朞內故也鄱陽哀王去年

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定是四月之分應以今
年四月末爲祥晉元明二帝並以閏二月崩以閏
後月祥先代成准則是今比太常丞庾蔚之議
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已變人情
已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爲議
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
祥忌故必宜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
議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
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革節候

亦并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爲祥
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朞
之議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年末三
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
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則閏亡可
知也通關並同蔚之議三月末祥

大明五年七月有司奏故永陽縣開國侯劉叔
子夭喪年始四歲傍親服制有疑太學博士虞
龢領軍長史周景遠司馬朱膺之前太常丞

庾蔚之等議並云宜同成人之服東平沖王服殤宴由追贈異於已受茅土博士司馬興之議應同東平殤服左丞荀萬秋等參議南面君國繼體承家雖則佩觿未闕成人得君父名也不容服殤故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推此則知傍親依殤制東平沖王已經前議若升仕朝列則爲大成故鄱陽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愚謂下殤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以登官爲斷今永陽國臣自應全服王於旁親宜從殤禮詔景

遠議爲允
後廢帝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第七皇弟訓養母
鄭脩容喪未詳服制下禮官正議太學博士周
山文議案庶母慈巳者小功五月鄭玄云其使
養之命不爲母子亦服庶母慈巳之服愚謂第
七皇第宜從小功之制參議並同漢魏廢帝喪
親三年之制而魏世或爲舊君服三年者至晉
泰始四年尚書何禎奏故辟舉綱紀吏不計違適
皆反服舊君齊衰三月於是詔書下其奏所

適無貴賤悉同依古典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伎樂百戲是魏不以喪廢樂也晉武帝以來國有大喪未除正會亦廢樂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正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爲中原山陵未脩復頻年會輒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
宋世孝武太元六年爲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宋大喪則廢樂

漢獻帝建安末魏武帝作終令曰古之葬者必在瘠薄之地其規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冡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魏武以送終制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無所增加及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埏乃爲石室藏璽埏首示陵中

無金銀諸物也漢禮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
文帝黃初三年又自作終制禮國君即位爲椑
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爲禮無封無樹無立寢
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能見
也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皇后及貴人以
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已表
其處矣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明
帝亦遵奉之明帝性雖崇奢然未遽營陵墓也
晉宣帝豫自於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作顧

命終制斂以時服不設明器文景皆謹奉成命
無所加焉
景帝崩喪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武帝泰始四
年文明王皇后崩將合葬開崇陽陵使太尉司
馬望奉祭進皇帝密璽綬於便房神坐魏氏金
璽此又儉矣
泰始二年詔曰昔舜葬蒼梧農不易畝禹葬會
稽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簡之旨外欲移陵十
里內居人一切停之江左元明崇儉且百度草

劉山陵奉終省約備矣

成帝咸康七年杜后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旦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柏歷門號顯陽端門詔曰門如何處凶門柏歷大爲煩費停之案蔡謨說以二瓦器盛死者之祭繫於木表以葦席置於庭中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爲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古古有懸重形似

凶門後人出之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即古
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
無用陵中唯潔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
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詔又停之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詔曰終事
唯從儉速又詔遠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選
挽郎二十四人詔停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詔亦停選挽
郎漢儀五供畢則上陵歲歲以爲常魏則無

定禮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而曹爽誅
其後遂廢終魏世
晉宣帝遺詔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
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
不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逮江左初元帝
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
率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
拜陵議者以爲非禮於是遂止以爲永制至穆
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

驃騎將軍司馬道子命曰今雖權制釋服至於朔望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爲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帢煩瀆無準非禮意也至安帝元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桓謙奏曰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爲近法尋武皇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唯百僚謂宜遵奉於是施行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宋明帝又斷羣臣初拜謁陵而辭如故自元嘉以來每歲正月輿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也世祖

太宗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
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祗畏王典不得為銘乃撰録行事就刊於墓之隂云爾此則碑禁尚嚴也此後復弛替
晉武帝咸寧四年又詔曰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

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年有司奏故驃騎府主簿故恩營葬舊君顧榮求立碑詔特聽立自是後禁又漸頹大臣長吏人皆私立義熙中尚書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議禁斷於是至今

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壬辰御臨軒遣使奉璽綬禪位於齊王懸而不樂

宋明帝泰始二年九月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陳貴妃禮秩既同儲宮未詳宮臣及朝臣並有敬

不妃主在內相見又應何儀博士王慶緒議百僚
內外禮敬貴妃應與皇太子同其東朝臣隸理
歸臣節太常丞虞愿等同慶緒尚書令建安
王休仁議稱禮云妾旣不得體君班秩視子爲序
毋以子貴經著明文內外致敬貴妃誠如慶緒
議天子姬嬪不容通音介於外雖義可致虔不
應有牋表參詳休仁議爲允詔可
泰豫元年後廢帝即位崇所生陳貴妃爲皇太
妃有司奏皇太妃位亞尊極未詳國親舉哀格

當同皇太后爲有降異又於本親朞以下當
猶服與不前曹郎王㦤之議案喪服傳妾服君
之黨得與女君同如此皇太妃服宗與太后無
異但太后既以尊降無服太妃儀不應殊故悉
不服也計本情舉哀其禮不異又禮諸侯絶朞
皇太后雖云不居尊極不容輕於諸侯謂本親
朞以下一無所服有慘自宜舉哀親疎二儀准之
太后兼太常丞司馬㦤之議禮妾服君之庶子
及女君之黨皆謂大夫士耳妾名雖揔而班有

貴賤三夫人九嬪位視公卿大夫猶有貴妾
而况天子諸侯之妾爲他妾之子無服既不服
他妾之子豈容服君及女君餘親况皇太后
妃貴亞相極禮絶群后崇輝盛典有踰東儲
尚不服朞太妃豈應有異若本親有慘舉哀
之儀宜仰則太后參議以變之議爲允太妃於
國親無服故宜緣情爲諸王公主於至尊是朞
服者反其太妃王妃三夫人九嬪各舉哀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八月戊子有司奏雲杜

國解稱國子檀和之所生親王求除太夫人檢
無國子除太夫人先例法又無科下禮官議正
太學博士孫豁之議春秋母以子貴王雖爲
妾是和之所生案五等之例鄭伯許男同號夫
人國子體例王合如國所生太常丞庾蔚之議
母以子貴雖春秋明義古今異制因革不同
自頃代以來所生蒙榮唯有諸王既是王者
之嬪御故宜見尊於蕃國若功髙勳重列爲
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禮凡此皆朝恩曲降非國

之所求子男妾母未有前比祠部郎中朱膺之
議以爲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貴當
謂傳國君母本先公嬪媵所因藉有由故也始
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績重勲恩所特錫時或有
之不由司存所議參議以蔚之爲允詔可
大明二年六月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喪無
嗣求進次息爲太子檢無其例下禮官議正博
士孫武議案晉齊北侯荀勗長子連卒以次子
輯拜世子先代成准宜爲今例博士傅郁議禮

記微子立衍商禮斯行仲子舍孫姬典攸貶歷
代遵循靡替于舊今胙土之君在而世子卒
厥嗣未育非孫之謂愚以爲次子有子自宜紹
爲世孫若其未也無容遠搜輕屬承綱繼體
傳之有由父在立子允稱情典曹郎諸葛雅之
議案春秋傳太世子死有母弟則弟無則立長
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制也今長子早卒無
嗣進立次息以爲世子取諸左氏理義無違又孫
武所據晉濟北侯荀勗長子卒立次子亦近代

成例依文採比竊所允安謂宜開許以爲永制
參議爲允詔可
大明十二年十一月有司奏興平國解稱國子
袁愍孫母王氏應除太夫人檢無國子除太夫
人例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禮
下國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斯而推則子男
之母不容獨異博士程彥議以爲五等雖差而
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崇號得崇子男於親尊
秩宜顯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固知從子尊與

國均也彥參議以興之議爲允除王氏爲興平縣開國子太夫人詔可

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陳留國王曹虔季長兄虔嗣早卒季襲封之後生子銑以繼虔嗣今依例應拜世子未詳應以銑爲世子爲應立次子錯太學博士王温之江長議並爲應以銑爲正嗣太常陸澄議立錯右丞徐爰議謂禮後大宗以其不可乏祀諸侯世及春秋成義虔嗣承家傳爵身爲國王雖薨沒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

日便應即篡國統于時既無承繼虔嗣以次襲
紹虔嗣既列廟饗故自與出數而遷豈容蒸嘗
無闕橫取他子爲嗣爲人後嗣又應恭祀先父案
禮文公子不得禰諸侯虔嗣無緣降廟既寢銑
本長息宜還爲虔季世子詔如爰議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七月有司奏御史中丞
劉式之議每至出行未知制與何官分道應有
舊科法唯稱中丞專道傳詔荷信詔喚衆官
應詔者行得制令無分別他官之文既無盡然

定則準承有疑謂皇太子正議東儲不宜與
衆同例中丞應與分道揚州刺史丹楊尹建康
令並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
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亦合分道又尋六門則
爲行馬之內且禁衛非違並由二衛及領軍未詳
京尹建康令門內之徒及公事亦得與中丞分
道與有其准參舊儀告報參詳所宜分道聽
如臺所上其六門內既非州郡縣部界則不合
依門外其尚書令二僕射所應分道亦悉與中

丞同
孝武帝大明六年五月詔立凌室藏冰有司奏
季冬之月冰壯之時凌室長率山虞及輿隷取
冰於深山窮谷涸陰沍寒之處以納于凌陰務
令周密無泄其氣先以黒牡秬黍祭司寒於凌
室之北中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黒羔秬黍祭司
寒啓冰室先薦寢廟二廟夏祠用鑑盛冰室一
鑑以禦温氣蠅蚋三御殿及太官膳羞竝以鑑
供冰自春分立秋有臣妾喪詔贈祕器自立夏

至立秋不限稱數以周喪事繕制夷盤隨冰借給凌室在樂游苑內置長一人保舉吏二人三公黃閤前史無其義史臣按禮記士韠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也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閤以示謙不敢斥天子蓋是漢來制也張超與陳公牋拜黃閤將有日月是也史臣按今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詣令僕射尚書並門外下車履度門閫乃納屐漢世朝臣見

三公竝拜丞郎見八座皆持板揖事在漢儀及漢舊儀然則竝有敬也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主事以公儀詣蕃執板入閤至坐蕃不奪滂板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之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閤宜省然後敬止蕃其來久矣

志第五　　宋書十五



志卷第六　宋書十六

臣沈　約　新撰

禮三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自書契經典咸崇其義而聖人之德莫大於嚴父者也故司馬遷著封禪書班固備郊祀志上紀皇王正祀下録郡國百神司馬彪又著祭祀志以續終漢中興以後其舊制誕章粲然弘備自兹以降又有異同故復撰次云爾

漢獻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詔公卿告祠高廟遣兼御史大夫張音奉皇帝璽綬策書禪帝位于魏是時魏文帝繼王位南巡在潁陰有司乃爲壇於潁陰之繁陽故城庚午登壇魏相國華歆跪受璽紱以進於王既受畢降壇視燎成禮而返未有祖配之事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時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靈臺皆因漢舊事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自後以爲

常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謚南郊皆是有事於郊也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時二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也

四年八月帝東廵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衆漢紀章帝詔高邑祠即位壇此雖前代已行之事然爲壇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於上帝而致祀於虛壇未

詳所據也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圜丘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彰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

號圓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圓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文曰皇帝臣孫權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漢饗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行氣數終祿胙運盡普

天弛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慝竊名亂制權生於東郊遭値期運承乾秉戎志在拯世奉辭行罰舉足爲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爲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終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曆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敬從謹擇元日登壇柴燎即皇帝位唯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綏天極其後自以居非中土不復修設中年羣臣奏議宜修郊祀權曰郊祀

當於中土今非其所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豐鎬非必中土權曰武王伐紂即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於豐見何經典復奏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長安言文王郊於豐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由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虞喜志林曰吴主糾駮郊祀追貶匡衡凡在見者莫不慨然稱善也何承

天曰案權建號繼天而郊享有闕固非也末年雖一南郊而遂無北郊之禮環氏吳紀權思崇嚴父配天之義追上父堅尊號爲吳始祖如此說則權末年所郊堅配天也權卒後三嗣主終吳世不郊祀則權不享配帝之禮矣

劉備章武元年即皇帝位設壇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皇帝臣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曆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享今曹操阻兵

安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
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惟
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
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
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之威又懼漢邦
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
修燔瘞告類于大神惟大神尚饗祚于漢家永
綏四海

章武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北郊于

成都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節侍中太
保鄭冲兼太尉司隸校尉李喜奉皇帝璽綬
策書禪帝位于晉丙寅晉設壇場于南郊柴燎
告類未有祖配其文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
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協皇運紹天明命以命
炎曰昔者唐堯禪位虞舜虞舜又以禪禹邁德
垂訓多歷年載暨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撥亂
濟民扶翼劉氏又用受禪于漢粤在魏室仍世

多故幾於顛墜寔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厥
肆祀弘濟于艱難此則晉之有大造于魏也誕
惟四方之民罔不祇順開國建侯宣禮明刑廓
清梁岷苞懷揚越函夏興仁八紘同軌遐邇馳
義祥瑞屢臻天人協應無思不服肆予憲章三
后用集大命于茲炎惟德不嗣辭不獲命於是
羣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獻陪隸暨于百蠻君長
僉曰皇天鑒下求民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讓
所得距違天序不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曠主

炎虔奉皇運畏天之威敢不欽承休命敬簡元
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答民望敷佑萬國
惟明德是饗

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
朕不慮改作之難今便為永制衆議紛互遂不
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祀配以祖考日夕歎企
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羣臣又議五帝即天也
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
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

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北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圜丘方於南北郊更修治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祠圓丘於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至今矣太康十年十月乃更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
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為天也往者
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正經不通
且詩敘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
焉宣帝以神武㓐業既已配天復以先帝
配天於義亦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晉武帝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
皇弟皇子悉侍祠非前典也
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

元帝中興江南太興元年始更立郊兆其制
度皆太常賀循依據漢晉之舊也三月辛卯
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初
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
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居許即便
立郊自宜於此修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
太常華恒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
行按元帝紹命中興依漢氏故事宜享明堂
宗祀之禮江左不立明堂故闕焉

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
崩故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於覆舟山
南立之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
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
和表曰太始中合二至之祀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
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陽復漢光武正月辛未
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及中興草刱百度
從簡合七郊於一丘憲章未備權用斯禮蓋

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別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於是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奉

安帝元興三年三月宋高祖討桓玄走之巳卯告義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返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依周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既殯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禀命而行何所辨也齊之與否豈

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命三公行事又郊天極尊唯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嘗嫡子居外庶子執事禮文炳然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又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望輿駕無爲欲速而無據使皇輿旋返更不得親奉遂從納之議

晉恭帝元興二年五月遣使奉策禪帝位于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設壇南郊受皇帝璽紱柴

燎告類策曰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晉帝以卜世告終曆數有歸欽若景運以命于諱夫樹君司民天下為公德充帝王樂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漢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勳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黎垂訓無窮晉自東遷四維弗樹宰輔焉依為日已久難棘隆安禍成元興遂至帝王遷播宗祀湮滅諱雖地非齊晉衆無一旅仰憤時難俯悼横流投袂一麾則皇祚剋復及危而能持顛而能扶姦宄具殲僭偽

必滅誠否終必泰興廢有期至於撥亂濟民大
造晉室因藉時運以尸其勞加以殊俗慕義重
譯來款正朔所暨咸服聲教至乃三靈垂象山
川告祥人神和協歲月茲著是以羣公卿士億
兆夷人僉曰皇靈降鑒於上晉朝款誠於下天
命不可以久淹宸極不可以暫曠遂逼羣議恭
茲大禮猥以寡德託于兆民之上雖仰畏天威
略是小節顧深永懷祗懼若厲敬簡元日升壇
受禪告類上帝酬於萬國之嘉望克隆天保永

祚于有宋惟明靈是饗
永初元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
永初二年正月上辛上親郊祀
文帝元嘉三年車駕西征謝晦幣告二郊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八座奏劉義宣臧
質干時犯順滔天作戾連結淮岱謀危宗社
質反之始戒嚴之日二郊廟社皆已遍陳其義
宣爲逆末經同告輿駕將發醜徒冰消質既梟
懸義宣見禽獲二寇俱殄並宜昭告檢元嘉三年

討謝晦之始普告二郊太廟賊既平蕩唯告太
廟太社不告二郊禮官博議太學博士徐宏孫
勃陸澄議禮無不報始既遍告今賊已禽不應
不同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王制天子巡狩歸
假于祖禰又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告于祖奠于
禰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告用牲幣反亦
如之諸侯相見反必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
于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
圭告于祖禰反必告尋天子諸侯雖事有小大

其禮略鈞告出告至理不得殊鄭云出入禮同其義甚明天子出征類于上帝推前所告者歸必告至則宜告郊不復容疑元嘉三年唯告廟社未詳其義或當以禮記唯云歸假祖禰而無告郊之辭果立此義彌所未達夫禮記殘缺之書本無備體折簡敗字多所闕略正應推例求意不可動必徵文天子反行告社亦無成記何故告郊獨當致嫌但出入必告蓋孝敬之心既以告歸爲義本非獻捷之禮今輿駕竟未出宮

無容有告至之文若陳告不行之禮則爲未有
前准愚謂祝史致辭以昭誠信苟其義舛於禮
自可從實而闕臣等參議以應告爲允宜並用
牲告南北二郊太廟太社依舊公卿行事詔可
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
尋舊儀廟祠至尊親奉以太尉亞獻南郊親
奉以太常亞獻又廟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
神則不灌而郊初灌同之於廟送神又灌議儀
不同於事有疑輒下禮官詳正太學博士王祀

之議案周禮大宗伯佐王保國以吉禮事鬼神祇禋祀昊天則今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亞獻又周禮外宗云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玄云后不與祭宗伯攝其事又說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獻中代以來后不廟祭則應依禮大宗伯攝亞獻也而今以太尉亞獻鄭注禮月令云三王右司馬無太尉太尉秦官也蓋世代彌久宗廟崇敬攝后事重故以上公亞獻又議履時之思情深於霜露室戶之感有懷於容

聲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處鄭注儀禮有
司云天子諸侯祭於祊而繹繹又祭也今廟祠
闕送神之祼將移祭於祊繹明在於留神未得
而殺禮郊廟祭殊故灌送有異太常丞朱膺之
議案周禮大宗伯使掌典禮以事神爲上職
摠祭祀而昊天爲首今太常即宗伯也又尋袁
山松漢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亞獻光祿
掌三獻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掌
賛天子無掌獻事如儀志 漢亞獻之事專由上

可不由秩宗貴官也今宗廟太尉亞獻光祿三獻則漢儀也又賀循制太尉由東南道升壇明此宜必預郊祭古禮雖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亞獻漢儀所行愚謂郊祀禮重宜同宗廟且太常既掌贊天子事不容兼又尋灌事禮記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樂三闋然後迎牲則殷人後灌也周人先求諸陰灌用鬯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則周人先灌也此謂廟祭非謂郊祠案周禮天官凡祭祀賛王祼將

之事鄭注云祼者灌也唯人道宗廟有灌天
地大神至尊不灌而郊未始有灌於禮未詳
淵儒注義炳然明審謂今之有灌相承爲失則
宜無灌通關八座丞郎博士並同曆之議尚書
令建平王宏重參議謂曆之議爲允詔可
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朔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
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魏世值雨高堂隆謂應更
用後辛晉時既出遇雨顧和亦云宜更告徐禪
云晉武之世或用丙或用巳或用庚使禮官議

正并詳若得源　日應更告廟與不博士王燮之
議稱遇雨遷郊則先代成議禮傳所記辛日有
徵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
玄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者取其齋戒
自新也又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注曰
元日謂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載郊有二成十
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
哀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曰自正月至于三月
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以

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則郊祭之禮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晉氏或丙或巳或庚竝有別議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禪斯則不得用辛也又太始二年十一月己卯始并圓丘方澤二至之祀合於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郊于圓丘是猶用圓丘之禮非專祈穀之祭故又不得用辛也今之郊饗既行夏時雖得遷却謂宜猶必用辛也徐禪所據或爲未直又案郊特牲曰受

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鄭玄注曰受命謂告退
而卜也則告義在郊非為告日今日雖有遷而
郊禮不異愚謂不宜重告曹郎朱膺之議案先
儒論郊其議不一周禮有冬至日圓丘之祭月
令孟春有祈穀于上帝鄭氏說圓丘祀昊天上
帝以帝嚳配所謂禘也祈穀祀五精之帝以后
稷配所謂郊也二祭異時其神不同諸儒云圓
丘之祭以后稷配取其所在名之曰郊以形體
言之謂之圓丘名雖有二其實一祭晉武捨鄭

而從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無常
辛然則晉代中原不用辛日郊如徐禪議也江
左以來皆用正月當以傳云三王之郊各以其
正晉不改正朔行夏之時故因以首歲不以冬
日皆用上辛近代成典也夫祭之禮過時不舉
今在孟春郊時未過値雨遷日於禮無違既巳
告日而 以事不從禋祀重敬謂宜更告高堂
隆云九日南郊十日北郊是爲北郊可不以辛
也尚書何偃議鄭玄注禮記引易說三王之郊

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左傳又啓蟄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衆家異議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蓋曲學之辯於禮無取固知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眞所謂膚淺也然用辛之說莫不必同晉郊庚巳參差未見前徵愚謂宜從晉遷郊依禮用辛瓊之以受命作龜知吉不在日學之蜜也右丞徐爰議以爲郊禮用辛有礙遷日禮官祠曹考詳已備何偃據禮不應重告愚情所同尋告郊剋辰於今宜改

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展齋養牲在滌無緣三月謂毛血告牲之後雖有事礙便應有司行事不容遷郊衆議不同參議宜依經遇雨遷用後辛不重告若殺牲薦血之後值雨則有司行事詔可

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詔曰朕載新寳命仍離多難戎車遄駕經略務殷禋告雖備弗獲親禮今九服旣康百祀咸秩宜聿遵前典郊謁上帝有司奏檢未有先准黃門侍郎徐爰議虞

稱肆類殷述昭告蓋以創世成功德盛業遠開
統肇基必享上帝漢魏以來聿遵斯典高祖武
皇帝克伐偽楚晉安帝尚在江陵即於京師告
義功于郊兆伏惟太始應符神武英斷王赫出
討戎戒淹時雖司奉弗虧親謁尚闕謹尋晉
武郊以二月晉元禋以三月有非常之慶必有非
常之典不得拘以常祀限以正月上辛愚謂宜
下史官考擇十一月嘉吉車駕親郊奉謁昊天
上帝高祖武皇帝配饗其餘祔食不關今祭尚

書令建安王休仁等同爰議參議爲允詔可

泰始六年五月乙亥詔曰古禮王者每歲郊享爰及明堂自晉以來間年一郊明堂同日質文詳略疎數有分自今可間二年一郊間歲一明堂外可詳議有司奏前兼曹郎虞愿議郊祭宗祀俱主天神而同日殷薦於義爲黷明詔使圓丘報功三載一享明堂配帝間歲昭薦詳辰酌衷寔允懋典緣詔參議並同曹郎王延秀重議改革之宜實如聖旨前虞愿議蓋是仰述而

巳未顯後例謹尋自初郊間二載明堂間一年
第二郊與第三明堂還復同歲原謂自始郊明堂
以後宜各間二年以斯相推長得異歲通關八
座同延秀議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丁巳有司
奏郊祀明堂還復同日間年一修

漢文帝初祭地祇於渭陽以高帝配武帝立后
土社祠於汾陰亦以高帝配漢氏以太祖兼配
天地則未以后配地也王莽作相引周禮享先
妣爲配北郊夏至祭后土以高后配自此始也

光武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后地之祇常配食天壇山川羣望皆在營內凡千五百一十四神中元年建北郊使司空馮魴告高廟以薄后代呂后配地江左初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也晉成帝立二郊天郊則六十二神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天太微鉤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六十二神也地郊則四十四神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

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十四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二郊所秩官有其注

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司空羡之尚書令亮等奏曰臣聞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憲章天人自昔之所同雖因革殊時質文異世所以本情篤敬其揆一也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協靈祇有命自天弘日靜之勤立蒸民之極帝遷明德光宅

八表太和宣被玄化遐通陛下以聖哲嗣徽道
孚萬國祭禮久廢思光鴻烈饗帝嚴親今實宜
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於地祇之配雖禮
無明文先代舊章每所因循魏晉故典足爲前
式謂武敬皇后宜配北郊蓋述懷以追孝蹐聖
敬於無窮對越兩儀允洽幽顯者也明年孟春
有事於二郊請宣攝內外詳依舊典詔可
晉武帝太康三年冬有司奏三年正月立春祠
時日尚寒可有司行事詔曰郊祀禮典所重中

閒以軍國多事臨時有所妨廢故每從奏可自今方外事簡唯此爲大親奉禋享固常典也

成帝祠南郊遇雨侍中顧和啓宜還更尅日詔可

漢明帝據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之禮因採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祭其帝與神車服各順方色魏晉依之江左以來未遑修建

宋孝武大明五年四月庚子詔曰昔文德在周明堂崇祀高烈惟漢汶邑斯尊所以職祭罔愆氣令斯正鴻名稱首濟世飛聲朕皇考太祖文

皇帝功耀洞元聖靈昭俗內穆四門仁濟羣品外薄八荒威憺殊俗南腦勁越西髓剛戎裁禮興稼穡之根張樂協四氣之紀匡飾墳序引無題之外旌延寶臣盡盛德之範訓深劭農政高刑厝萬物隸通百神薦祉動協天度下沿地德故精緯上靈動殖下瑞諸侯軌道河溓海夷朕仰憑洪烈入子萬姓皇天降祐迄將一紀思奉揚休德永播無窮便可詳考姬典經始明堂宗祀先靈式配上帝誠敬克展幽顯咸秩惟

懷永遠感慕崩慼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經記參差傳說乖舛名儒通哲各事所見或以爲名異實同或以爲名實皆異自漢曁晉莫之能辨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義生於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內至於室宇堂个戶牖達向世代湮緬難得該詳晉侍中裴頠西都碩學考詳前載未能制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

一皆除之參詳鄭玄之注差有準據裴頠之奏
竊謂可安國學之南地寔丙巳爽塏平暢足以
營建其墻宇規範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二閒以
應朞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
對饗祭皇天上帝雖爲差降至於三載恭祀理
不容異自郊徂宮亦宜共日禮記郊以特牲詩
稱明堂羊牛吉蠲雖同質文殊典且郊有燔柴
堂無禋燎則鼎俎彝簋一依廟禮班行百司搜
材簡工權置起部尚書將作大匠量物商程尅

今秋繕苐乃依顏議但作大殿屋雕畫而已無
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制六年正月南郊還
世祖親奉明堂祠祭五時之帝以文皇帝配是
用鄭玄議也官有其注
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廟
四時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
皇帝配未詳祭用幾牛大學博士司馬興之議
案鄭玄注禮記大傳稱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
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

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理無差
降太祖文皇帝躬成天地則道兼覆載左右
群生則化洽四氣祖宗之稱不足彰無窮之美
金石之音未能播勳烈之盛故明堂聿修聖忌
所以昭玄極汎配宗廟先儒所以得禮情愚管
所見謂宜用六牛博士虞龢議祀帝之名雖五
而所生之實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
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隨其王而饗焉主一
配一合用二牛祠部郎顏奐議祀之為義並五

帝以爲言帝雖云五牲牢之用謂不應過郊祭
廟祀宜用二牛
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有司奏來年正月十
八日祠明堂尋舊南郊與明堂同日並告太廟
未審今祀明堂復告與不祠部郎王延秀議案
鄭玄云郊者祭天之名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
無二主故明堂異處以避后稷謹尋郊宗二祀
既名殊實同至於應告不容有異守尚書令袁
粲等並同延秀議

魏明帝世中護軍蔣濟奏曰夫帝王大禮巡狩
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
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刋無竟之名紀天人之
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
從所繇於前謹遺跡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
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刋
山梁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觀
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所
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振　王之弊亂拯流遁

之艱危接千載之衰繼百世之廢治貞武文至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綱維人神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其優衍豐隆無所取喻前至於歷世迄今未發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堀彊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也且昔歲破吳虜於江漢今茲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内潰在不復淹就當探其窟穴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儀久廢非倉

卒所定宜下公卿廣纂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爾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曠遠者千有餘年近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華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復有

所議亦不須荅詔也帝雖拒濬議而實使高
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
會隆卒故不行
晉武帝平吴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
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魏舒尚書劉寔張
華等奏曰聖德隆茂光被四表諸夏乂清幽荒
率從神策廟筭席卷吴越孫晧稽顙六合為
家巍巍之功格于天地宜同古典勤封東嶽告
三府太常為儀制瓘等又奏臣聞肇自生民則

有后辟載祀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
風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諡號可知者
十有四焉沈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自
黃帝以前古傳昧略唐虞以來典謨炳著三王
代興體業繼襲周道既沒秦氏承之至于漢魏
而質文未復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
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
外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
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阼弘建大業羣生仰

流唯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
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暫加數旬蕩定羈其
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
被達于四極雖黃軒之征大禹遠略周之奕世
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姓表
言以事告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加以騶虞
麟趾衆瑞並臻昔夏殷以不崇爲祥周武以烏
魚爲美咸曰休哉然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
若今之富者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

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勤千載之
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代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
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
障塞有警內則民黎未康此盛德之事所未
議也璀等又奏今東漸于海西被流沙大漠
之陰日南北戶莫不通屬茫茫禹跡今實過之
則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有事梁父
修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荅人神之願乞
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政刑未當百姓未得

其所豈可以勒功告成邪璀又奏臣聞處帝王之任者必有曆運之期天命之應濟生民之大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可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冲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民物國之大事取議於此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述古考今宜循此禮至於剋定盛月須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請寫詔及奏如前下

議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
成方望羣后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乂與
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勿復
爲煩瓘等又奏臣聞唐虞二代濟世弘功之
君莫不仰荅天心俯恊民志登介丘履梁父未
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勳髙百王德
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
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
居闕皇代之上儀塞神祇之款望使大晉之典

謨不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弘治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無復紛紜也

太康元年冬王公有司又奏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名山著於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巡狩四嶽躬行其道易著觀民省方禮有升中于天詩頌陟其高山皆載在方策文王爲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蕃列于諸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聖德猶得爲

其事自是以來功薄而僭其義者不可勝言
號論不泯以至于今況高祖宣皇帝肇開王業
海內有截世宗景皇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太
祖文皇帝受命造晉蕩定蜀漢陛下應期龍興
混壹六合澤被羣生威震無外昔漢氏失統吳
蜀鼎峙兵興以來近將百年地險俗殊民望絕
塞以爲分外其日久矣大業之隆重光四葉不
覊之寇二世而平非聰明神武先天弗違孰能
巍巍其有成功若茲者歟臣等幸以千載得遭

運會親奉大化目覩太平至公之美誰與為讓
宜祖述先朝憲章古昔勒功岱嶽登封告成弘
禮樂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
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禮儀上
復詔曰所議誠前烈之盛事也方今未可以爾
便報絶之
宋太祖在位長久有意封禪遣使履行泰山
舊道詔學士山謙之草封禪儀注其後索虜
南寇六州荒毀其意乃息

世祖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惟皇天崇稱大道始行揖讓迄于有晉雖聿修前緒而跡淪言廢夷記於竹素者焉可單書紹乾維建徽號流風聲被絲管自無懷以來可傳而不朽者七十有四君罔仁厚而道滅鮮義澆而德宣鍾律之先曠世綿絕難得而闚丘索著明者尚有遺炳故易稱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蓋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也是以風化大洽光熙于後炎漢二帝亦踵曩則因百

姓之心聽輿人之頌龍駕帝服鏤玉梁甫昌言
明稱生成上靈況大宋表祥唐虞受終表德山
龍啓符金玉顯瑞異采騰於軫墟紫煙藹於邦
甸錫昇兆九五之徵文豹赴天曆之會誠二祖
之幽慶聖后之寡休道冠軒堯惠深亭毒而
猶執沖約末言封禪之事四海竊以恧焉臣聞
惟皇配極惟帝祀天故能上稽乾式照臨黔首
協和穹昊膺茲多福高祖武皇帝明普月光
振八區拯已溺之晉濟橫流之世撥亂寧民應

天受命鴻徽洽于海表威稜震乎沙外太祖文
皇帝體聖履仁述業興禮正樂頌作象曆明達
通於神祇玄澤被乎上下仁孝命世叡武英挺
遭運屯否三才湮滅迺龍飛五洲鳳翔九江身
先八百之期斷出人鬼之表慶煙應髙牙之建
風耀符發迹之辰親翦凶逆躬清昏壒天地革
始夫婦更造豈與彼承業繼緒拓復禹跡車一
其軌書罔異文者同年而議哉今龍麟已至鳳
皇已儀比李已實靈茅已茂雕氣降霧於宮

樹珍露呈味於禁林嘉禾積穗於殿甍連理合
幹於園籞皆耀質離宮植根蘭圃至夫霜毫
玄文素翮頳羽泉河山嶽之瑞草木金石之祥
方纖憬塗之謁抗驛絶祖之奏彪炳雜沓畢示
可勝言太平之應茲焉富矣宜其從天人之誠
遵先王之則備萬乘整法駕修封泰山壓玉
岱趾延喬松於東序詔韓岐於西廂麾天閽使
啓闢譯紫宮朝太一奏鈞天詠雲門賛揚幽奥超
聲前古豈不盛哉伏願時命宗伯具茲典度詔

曰太宰表如此昔之盛王永保鴻名常爲稱首
由斯道矣朕遭家多難入纂絶孝德薄勳淺
鑒寐崩愧頃麟鳳表禎茅禾兼瑞雖符祥顯
見恧乎猶深庶仰述失志拓清中寓禮祇謁神
朕將試哉四年四月辛亥有司奏曰臣聞崇號
建極必觀俗以樹教正位居體必採世以立言
是以重代列聖咸由厥道玄勳上烈融章未分
鳴光委緒歇而罔藏若其顯諡 騰軌則絲綴
聲采徽略聞聽爰洎姬漢風流尚存遺芬餘榮

綿映紀緯雖年絶世祀代華精華可得騰金繩
奏玉潤鏤迹以燻今雋德以麗遠而四望埋禋
歌之禮日觀殆修封之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
功基之迹易泯自茲以降訖于季末莫不欲英
弘徽伍詳固洪聲豈徒深默修文淵幽馭世而
已諒以勝非虛奏書匪妄埋璧兩愬神淳膺復
樹安得紫壇肅祇竹宮載佇散火投郊流星奔
座賫緯初基厭靈命曆德振殆維功濟淪象
玄浸紛流華液幽潤規存永馭思詳樹遠太祖

文皇帝以啓遘泰運景望震凝采樂調風集
禮宣度祖宗相映軌迹重暉聖上韞籙蕃河許
翔衡漢金波掩照華耀停明運動時來躍飛
風舉澄氛海岱開景中區歌神還靈穎天重
耀儲正凝位於兼明袞嶽蕃華於元列故以祥
映昌基繫發纂素重以班朝待典飾令詳儀
纂綜淪無搜騰委逸奏玉郊宮禋瑾玄時景集
天廟脉壤祥農節至昕陽川丘夙禮綱威巡馹
表綴中甸史流其詠民挹其風於是涵迹視陰

振聲威響歷代之渠沈　望內安侯之長賢王
入侍殊生詭氣奉俗還鄉羽族卉儀懷音革狀
邊帛絶書權光弛燭天代山發靈宗河開賫崇丘
淪鼎振采泗淵雲皇王嶽摛藻　漢弁角即音
栖翔禁籞衮甲霜咮翾舞川肆滎泉流鏡後昭
河源故以波沸外關雲蒸內澤若其雪趾青毳
玄文朱綵日月郊甸擇木弄音重以滎露騰軒蕭
雲掩閣鎬顯孳萌移華淵禁山輿許衡雲鸖
竦翼海鱗泳流江茅吐蔭校書之列仰筆以飾

辭濟代之蕃獻邑以待禮豈非神緫氣昌物瑞
雲照蒲軒龜軫　泉淳芳太宰江夏王臣義
恭咀道遵英栖哥麗古該潤圖史施詳閟載表
以功懋往初德耀炎昊升文中代岱登牒天關耀
冠榮名摛振聲號而道謙稱首禮以虛挹將使
玄祇缺觀幽瑞乖期粱甫無盛德之容介丘靡
外閭之響加窮泉之野獻八代之駟交木之鄉
奠絕金之楛肅靈重表珍符兼貺伏惟陛下謨
詳淵載衍屬休章依徽聖靈潤色聲業諏辰

稽古肅齋警列儒僚展采禮官相儀懸樂象動
音洪鍾竦節陽路整衛正途清禁於是績環珮
端玉藻鳴鳳訏律騰駕流文閒綵比象之容昭
明紀數之服徽焯天陣容藻神行翠蓋懷陰羽
華列照乃詔聯事掌祭賓客贊儀金支宿縣
鏞石潤饗命五神以相列闕九關以集靈警衛
兵而開雲先雨祇以灑路霞凝生闕煙起成宮
臺冠丹光壇浮素靄爾乃臨中壇備盛禮天
降祥錫壽固皇根谷動神音山傳稱饗然後辨

年間老陳詩觀俗歸薦告神奉遺清廟光美之
盛彰乎萬古淵祥之烈溢乎無窮豈不盛歟臣
等生接昌辰肅懋明世束教管闚未足言道且
章志湮微代往淪絕拘採遺文辯明訓詁
遣訪鄒魯草滕書壇玉之禮具誄石繩金
之儀和芝潤瑛雋璽乾封懼弗軌屬上徽煇
當王則謹奉儀注以聞詔曰天生神物昔王稱
愧況在寡德敢當鴻貺今文軌未一可停此奏
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郡封魏武

帝爲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廟于鄴自以諸侯
禮立五廟也後雖進爵爲王無所改易延康元
年文帝繼王位七月追尊皇祖爲大王丁夫人
曰大王后黃初元年十一月受禪又追尊大王曰
大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明帝太和三年六
月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吴氏曰高
皇后竝在鄴廟廟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曾
祖高皇祖太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
廟百世不毀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至明

帝大和三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
主置園邑使令丞奉薦而使行太傅太常韓暨
行太廟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皇以下神主共一廟
猶爲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有司始
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
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爲魏太祖文皇
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爲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
定華夏興制禮樂宜爲魏烈祖更於太祖廟北
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

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
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孫
盛魏氏春秋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旣殁
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者也未有
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
厚斂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乎
失正矣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卽位有
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
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歸祖后稷

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奏可以太和元年二月立廟于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巳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鄴廟〈闕〉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
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何承天曰
案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
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漢獻帝延康元年七月魏文帝幸譙親祠譙陵
此漢禮也漢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爲也
說者以爲古前廟後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
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
以薦新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弗改陵上稱

寢殿象生之具古寢之意也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繫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至今陵寢遂絶

孫權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爲長沙太守長沙臨湘縣立堅廟而已權既不親祠直是依後漢奉

南頓故事使太守祠也堅廟又見尊曰始祖廟而不在京師又以民人所發吳芮冢材爲屋未之前聞也於建鄴立兄長沙桓王策廟於朱爵橋南權疾太子所禱即策廟也權卒子亮代立明年正月於宮東立權廟曰太祖廟既不在宮南又無昭穆之序及孫皓初立追尊父和曰文皇帝皓先封烏程侯即改葬和於烏程西山號曰明陵置園邑二百家於烏程立陵寢使縣令丞四時奉祠寶鼎元年遂於烏程分置吳興郡

使太守執事有司尋又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
年遂更營建號曰清廟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
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以靈輿法駕迎神主於
明陵親引仁拜送於庭比仁還中吏手詔日夜
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動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顏
色如平日皓悲喜悉召公卿尚書詣閤下受賜
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
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又拜廟薦
饗比七日三祭倡伎晝夜娛樂有司奏祭不欲

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
劉備章武元年四月建尊號於成都是月立宗
廟祫祭高祖已下備紹世而起亦未辨繼何帝
爲禰亦無祖宗之號劉禪面縛北地王諶哭於
昭烈之廟此則備廟別立也
魏元帝咸熙元年增封晉文帝進爵爲王追命
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忠武侯爲晉景王是年
八月文帝崩謚曰文王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
丙寅受禪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

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爲景皇后二年正月有司奏天子七廟宜如禮營建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羣臣奏議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爲七廟以辨宗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尊遠昔舜承堯禪受終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正月元日又格于文祖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廟奏可

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爲三昭三穆是時宣皇帝外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爲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又詔曰主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於祇奉神明情猶未安宜更營造崇正永制於是改創宗廟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

太康元年靈壽公主修麗祔于太廟周漢未有其準魏明帝則別立廟晉又異魏也六月因廟

陷當改治羣臣又議奏曰古者七廟異所自宜
如禮詔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一廟七室
於禮無廢於情爲敘亦隨時之宜也其便仍舊
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陽門內窮壯極麗然坎
位之制猶如初爾廟成帝率百官遷神主于新
廟自征西以下車服導從皆如帝者之儀摯虞
之議也至世祖武皇帝崩則遷征西及惠帝崩
又遷豫章而惠帝世愍懷太子太子二子哀太
孫臧冲太孫尚並祔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

被廟號爲陰室四殤懷帝初又策論武帝揚后
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立弘訓宮不列
於廟元帝既即尊位上繼武帝於禮爲禰如漢
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是時西京神主堙滅虜
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
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爲
世數故也于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三祖毀
主權居別室太興三年將登愍帝之主於是乃
定更制還復豫章潁川二主于昭穆之位以同

惠帝嗣武帝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
尊之義在廟不替也至元帝崩則豫章復遷然
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
明帝崩而潁川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
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成帝
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溫嶠等入伐立行廟
於白石告元帝先后曰逆臣蘇峻傾覆社稷毀
棄三正汙辱海內臣亮等手刃戎首龔行天罰
惟中宗元皇帝 肅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降

鑒有罪剿絶其命翦此羣兇以安宗廟臣等雖隕首摧軀猶生之年咸康七年五月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于廟配饗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康帝崩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爲兄弟無所登降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帝世秩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遷孝武皇帝太元十六年改作太

廟殿正室十六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八間棟高八丈四尺堂基長三十九丈一尺廣十丈一尺堂集方石庭以塼尊備法駕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子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之儀是與太康異也諸主既入廟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帝主還室又設脯醢之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母會稽太妃鄭氏為簡文皇帝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安帝隆安

四年以孝武母簡文李太后帝母宣德陳太后
祔于宣鄭太后之廟
元興三年三月宗廟神主在尋陽已立新主于
太廟權告義事四月輔國將軍何無忌奉送神
主還丙子百官拜迎于石頭戊寅入廟安帝崩
未及禘而天祿終焉
宋武帝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於彭城依魏
晉故事立一廟初祠高祖開封府君曾祖武原
府君皇祖東安府君皇考處士府君武敬臧后

從諸侯五廟之禮也既即尊位乃增祠七世右
北平府君六世相國掾府君爲七廟永初初追
尊皇考處士爲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爲穆皇
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祔廟高祖崩神主升
廟猶從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也廟
殿亦不改構又如晉初之因魏也文帝元嘉初追
尊所生胡婕好爲章皇太后立廟西晉宣太后
地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
晉元帝大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

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
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
太常華恒議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
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
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傅純以爲惠懷
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客主爲限
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
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全祠七廟
之禮驃騎長史溫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

非禮文且光武奮劒振起不策名於孝平豫神
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别立焉今上
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烝嘗於經既
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
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
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
爲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於是帝從嶠議
悉施用之孫盛晉春秋曰陽秋傳云臣子一例
也雖繼君位不以後尊降廢前敬昔魯僖上嗣

莊公以友于長幼而升之爲逆準之古義明詔是也

穆帝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晉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爲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爲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爲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

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
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
不窋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
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
懷表議禮無廟者爲壇以祭可別立室藏之至
殷禘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
等議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
此府君遷主宜在宣皇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
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

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贊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墠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荅曰漢世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於是撫軍將軍會稽王司馬昱尚書劉劭等

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荅曰舜廟所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禮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別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張憑議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毀主憑案古義無別前後

之文也禹不先鯀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可無疑矣
安帝義熙九年四月將殷祭詔博議遷毀之禮
大司馬琅邪王司馬德文議太始之初虚太祖
之位而緣情流遠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毀而
宣皇帝正太祖之位又漢光武帝移十一帝主
於洛邑則毀主不設理可推矣宜從范宣之言
築別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不祀也大司
農徐廣議四府君嘗處廟室之首歆率土之祭
若靈之幽壤於情理未必咸盡謂可遷藏西儲

以爲遠祧而禘饗永絶也太尉咨議參軍袁豹
議仍舊無革殷祠猶及四府君情理爲允祠部
郎臧燾議四府君之主享祀禮廢則亦神所不
依宜同虞主之瘞埋矣時高祖輔晉與大司馬
議同須後殷祀行事改制
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
廟每事從儉約思與率土致力備禮又太祖虛
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
便可詳議祠部郎徐邈議圓丘郊祀經典無二

宣皇帝嘗辨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
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
仍舊爲安武皇帝建廟六世三昭三穆宣皇帝
刱基之主寔惟太祖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
遷世故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
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
七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
庶授位則親近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
立此室則宣皇帝未在六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

太祖位定爾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配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堂圓方之制綱領已舉不宜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爲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周公宗祀文王漢明配以世祖自非惟新之考孰配上帝邈又曰明堂所祀之神積疑莫辨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

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並言之若上帝者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人帝之與天帝雖天人之通謂然五方不可言上帝諸侯不可言大君也書無全證而義容彼此故太始太康二紀之間興廢迭用矣侍中車胤議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夏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

知弘本順民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
辟雍可崇而修之中書令王珉意與徽同太常
孔汪議太始開元所以上祭四府君誠以世數尚
近可得饗祠非若殷周先世王迹所因也向使
京兆爾時在七世之外自當不祭此四王推此
知既毀之後則殷禘所絶矣吏部郎王忱議明
堂則天象地儀觀之大宜俟皇居反舊然後修
之驃騎將軍會稽王司馬道子尚書令謝石
同忱議於是奉行一無所改

晉安帝義熙二年六月白衣領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啓云元興三年夏應殷祠昔年三月皇輿旋軫其年四月便應殷而太常博士徐乾等議云應用孟秋臺尋校自泰和四年相承皆用冬夏乾等既伏應孟冬回復追明孟秋非失御史中丞范泰議今雖既祔之後得以烝嘗而無殷薦之比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烈宗以其年九月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修殷事又禮有喪則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寢既祔

祭於廟故四時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遇時則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當是內臺常以限月成舊就如所言有喪可殷隆安之初果以喪而廢矣月數少多復遲速失中至於應寢而修意所未譬安國又啓范泰云今既祔遂祭於廟故四時烝嘗如泰此言殷與烝嘗其本不同既祔之後可親烝嘗而不得親殷也太常劉瑾云章后喪未一周不應祭臣尋外平五年五月

穆皇帝崩其年七月山陵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泰和元年五月海西夫人庾氏薨時為皇后七月葬十月殷此在哀皇再周之内庾夫人既葬之後二殷策文見在廟又文皇太后以隆安四年七月崩陛下追述先旨躬服重制五年十月殷再周之内不以廢事今以小君之哀而泰更謂不得行大禮臣尋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用三十月輒殷皆見於注記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所言非眞難臣乃以聖朝所

用遲速失中泰爲憲司自應明審是非君臣
所啓不允即當責失奏彈而保墮稽停遂非
忘舊請免泰瑾官丁巳詔旨白衣領職於是博
士徐乾皆免官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祠進用
十月計常限則義熙三年冬又當殷若更起端
則應用來年四月領司徒王謐丹陽尹孟昶議
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禮殷祭舊准不差蓋
施於經常爾至於義熙之慶經古莫二雖曰旋
幸理同受命愚謂理運惟新於是乎始宜用四

月中領軍謝混太常劉瑾議殷無定日考時致
敬且禮意尚簡云年十月祠雖於日有差而情典
允備宜仍以爲正太學博士徐乾議三年一祫五
年一禘經傳記籍不見補殷之文貟外散騎侍
郎領著作郎徐廣議尋先事海西公泰和六年
十月殷祠孝武皇帝寧康二年十月殷祠若依
常去前三十月則應用四月也于時蓋當有故
而遷在冬但未詳其事太元元年十月殷祠依
常三十月則應用二年四月也是追計辛未歳

十月來合六十月而再殷何邵甫注公羊傳云
祫從先君來積數爲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
爲祫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成流領會之節遠
因宗本也昔年有故推遷非其常度寧康太元
前事可依雖年有曠近之異然追計之理同矣
愚謂從復常次者以推歸正之道也左丞劉潤
之等議泰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墮失建用
十月本非正期不應即以失爲始也宜以反初
四月爲始當用三年十月尚書奏從王謐議以

元年十月為始也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有司奏依舊
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泰參議依永
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
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
助教蘇瑋生議案禮三年喪畢然後祫於太
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且不
禫即祭見譏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固無
祼享之義自漢文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

不皆吉雖祥禫空存無縗縞之變烝嘗薦祀
不異平日殷祠禮既弗殊豈獨以心憂為礙太
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祥周變
猶服縞素未為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四月未宜
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臣朱膺之議虞禮云中
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
祭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妃配哀未恐也推
此而言未禫不得祭也又春秋閔公二年吉禘
于莊公鄭玄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

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云又不禫明
禫內不得禘也案王肅等言於魏朝云今權
宜存古禮俟畢三年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
禘遇祫則祫鄭玄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
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如爲有疑亦以
魯閔設服因言喪之紀制爾何必全許素冠可
吉禘縱公羊異說官以禮爲正亦求量宜郎中
周景遠參議求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
制即吉御世宜爾宗廟大禮宜依古典則是皇

宋開代成淮謂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議用
來年十月殷祠爲允詔可
宋殷祭皆即吉乃行大明七年二月辛亥有司
奏四月應殷祠若事中未得爲得用孟秋與
不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案禮記云天子祫禘
祫嘗祫烝依如禮文則夏秋冬三時皆殷不唯
用冬夏也晉義熙初僕射孔安國啓議自泰和
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安國又啓永和十年
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輒殷祠博士徐乾據

禮難安國乾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專用冬夏于時晉朝雖不從乾議然乾據禮及咸康故事安國無以奪之今若來四月末得殷祠遷用孟秋於禮無違參議據禮有證謂用孟秋為允詔可

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胙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殷祠以穆帝崩後不作樂初永嘉中散騎常侍江統議曰陽秋之義去樂卒

事是為吉祭有廢樂也故升平末行之其後太
常江逌表穆帝山陵之後十月殷祭從太常
丘夷等議撤樂逌尋詳今行漢制無特祀之
別既入廟吉禘何疑於樂
史臣曰聞樂不怡故申情於遏密至於諒闇
奪服慮政事之荒廢是以秉權通以設變
輕重而降屈若夫奏音之與寢聲非有損益
於機務縱復回疑於兩端固宜緣恩而從戚矣
宋世國有故廟祠皆懸而不樂

